



禮記疑義卷二十二

禮運第二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樂音洛又五孝

反

訂義註並并也謂比方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君也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神曰財疏此一節結上政令之命降於天地宗廟之等使禮義有序民之治

理故聖人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聖人參擬天地則法於天地是也並於鬼神者並謂比方鬼神則祖廟山川五祀也言北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為事以治政者治謂脩治也言參於天地比並鬼神以修治政教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者存謂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所觀察之事以為政則禮得次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者謂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所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若天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生時地不生財又不生子師不教訓直欲令人君教之不可教誨則君多有過今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人君得立於無過之地言其功易成無過差也陳氏集說廷華按正則無過見治人必由於自治也下二節俱承無過言上曰著有過此云無過遙相應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則君則音明陳

氏集說則如字三明明字俱作則  
廬陵胡氏並作明分扶問反

訂義註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  
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疏此一節論政之大  
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也上下分定人皆以死  
事上云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  
人者也並與此義同以所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  
也養人則不足者君雖一身若養百姓力不能周贍  
故云養人則不足也事人則失位者君尊在上而屈  
事在下之人是失位也故禮達而分定者達謂曉達  
分謂尊卑之分以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

昭文張金吾宮商定續經解

禮之曉達尊者居上卑者居下是上下分定也故人  
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者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  
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救之故人皆貪愛其以  
義而死競欲致死救之耻患其不義而生不欲苟且  
生也陳氏集說曰此承上君立於無過之地而言

疑義註明猶尊也則當為明疏君者所明也者明猶  
尊也謂在下百姓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人君非  
明人者也者非謂達君尊明在下之人  
廷華按陳氏集說云舊說明猶尊也故讀則君為明  
君今定此章三明明字皆讀為則字則上下文義坦然

相應矣不必迂其說也其說如此足以証註說之舛  
又廬陵胡氏曰明視也是所明者謂之視以為法則  
耳由此言之則視亦法則義明字可不改為則也其  
說又勝於陳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貪音知

智

訂義註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

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二者亂之

原疏言用此者足以成治如鄭此言但得知者勇

者仁者則足以成治矣何須用詐怒貪者乎故云  
者不須用之謂其害民信也用人之勇者去其忿怒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須用之為其害民命也用人之仁者去其貪財者  
不須用之為其害民財也如註之意指當如此也

疏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以上生下故云故

也朱子曰仁止是愛陳氏集說曰言人君用人當取

其所長舍其所短智易詐勇易怒仁易貪是以去也

廷華按此治人使無過也但上有參天地之聖人則

知仁勇皆進而詐怒貪盡除何待於聖人之去之此

伯者之事非王者之道也

疑義疏此去不義之事用人之知去其詐者知謂謀

計曉達前事詐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詐用人之勇

去其怒者勇謂象敢決斷能除惡人凶暴怒者不敢

為之故云去其怒也用人之仁去其貪者仁者好施  
不苟求其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也故云去其貪也  
廷華按此不若鄭註之安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變依註作辯

訂義註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

圍入

疏云衛君宗廟者恐是臣之宗廟也

陳氏集說曰臣之宗廟亦在

本國不棄君之宗廟即是不棄臣之宗廟也一說其  
死有分辨非可以無死而死也

廷華按此承此上文愛死惡生而推之死所當死亦

無過之義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  
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註耐古能

字辟婢亦反

訂義註意心所思慮也辟開也姚氏曰一家一人所  
謂大同也

疑義疏云意心所無慮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

慮者即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備慮

無形之處謂聖人以德義而感天下非是以意豫前

無時以測度思慮故云非意也一云心所無慮謂心

無所思慮但知其情等而已

廷華按無慮當是思慮之訛孔云非以意測度謀慮  
似矣然執無字曲為之解不足為訓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  
慈子孝兄愛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  
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  
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  
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  
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  
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訂義註人情三者極言人事治人情以下唯禮可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舍禮何以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疏此一節以上  
經情義利患四者聖人皆知之能有天下故此覆釋  
情義利患必須禮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  
若其舍禮無由可化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按昭二十  
五年左傳云天有六氣在人為六情則喜怒哀樂好  
惡此之喜怒哀及哀惡與彼同也此云欲則彼云樂也  
此云愛則彼又云好謂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為七熊  
氏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怖懼耳六氣謂陰  
陽風雨晦明也按彼傳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  
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何

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  
仁臣忠者此文先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  
後君臣處末按昭二十六年左傳君令臣共父慈子  
孝兄友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與此大同兄愛即  
此兄良也弟敬即此弟弟也夫和即此夫義也故彼  
云夫和而義妻柔即此婦聽也君令即此君仁也以  
仁恩而號令臣共即此臣忠也又隱三年左傳云君  
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義亦同也但傳之二文  
皆以國家之事言之故先君臣後父子但異人之說  
既有多少不皆同也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者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七情好惡不定故云治十義俱是義事故云脩信是  
深隱故須講睦恐乖離故云修各隨事立文也欲惡  
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謂頭緒飲食男女是人心所欲  
之大端緒也死亡貧苦是人心所惡之大端緒也人  
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言人深心厚貌內外乖違且藏  
欲惡之心既無形體不可測度而知故美惡皆在其  
心外邊不見其色欲一窮之舍禮何以哉者一謂專  
一窮謂窮盡言人君欲誠慈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  
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哉禮所以知人心者  
有事於心中貌必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



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朱子曰愛是泛愛欲則有意於必得陳氏集說曰情雖有七總而言止欲惡二者而已故曰大端舍禮何以者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必合於禮而得之也窮者察情義之得失謂察其得失而治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訂義註言人兼此氣性純也疏上既言禮知人情從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曰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故人者天地之德者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感覆載而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是天地之德也陰陽之交也陰陽則天地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神之會者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體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者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曰有仁義禮知信是五行之秀氣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其氣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註云兼之氣性純也今按下文云鬼神以為徒覆說此經鬼神不云陰陽鬼神者陰陽鬼神天地中物故

不重陳鄭下註鬼神謂山川也此義未知孰是故云  
兩存焉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  
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訂義註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竅孔  
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  
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

闕屈伸之義也

疏地持陰氣出納於山川氣有陰氣  
陽氣皆出於地地體秉陰故雖陽氣

亦絕謂之陰氣也云以舒五行於四時者謂氣在地  
中舍藏聚斂出於地則舒散故云舒五行於四時也  
定本無於字直云播五行四時謂宣播五行及四時  
也五行四時者以金木水火各為一行土無正位分

昭文張金五言定續經解

寄四時故云播五行於四時也云此氣和乃后月生  
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者此氣謂五行之氣  
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  
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其五行氣和則月依其  
時而生上配日也猶若治理得所成之功成進受爵  
位上配君也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者盈謂月光  
圓滿若臣之進受高位是其伸也闕謂  
月光虧損若臣之退就下位是其屈也  
疏此一節以

上經人秉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  
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  
重陳但陳天地與五行身故天秉陽垂日星此論天  
德言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也地  
秉陰竅於山川此一經總論地之德也謂地秉持於  
陰氣為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也播五行於四時者

播謂播散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四時也和而後月生也者若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煖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者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后月依時而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者以其依時得節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日無虧闕之理故前經天德直言垂日星地既播五行之氣月有虧盈之理故須備言之故略於天德而詳於地德也陳氏集說廷華按此言天地自然之運人與聲與味色因之而生非外合也月舉其生之易見者言之

昭文張金五宮定續經解

疑義註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

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為十五之成數也

疏云一曰水二

曰火以下是尚書洪範文也積一三三四五總為十五也

廷華按三五朔望相去之日數註必曲說其義以五行之一二三四五求合三五之數未免牽合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時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

訂義註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

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  
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

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

謂六和疏謂猶搭之名故為自戴自謂皆自戴謂頭

之義也物之在人上謂之為負戴氣之過去在上者

其在下者亦負戴也春為木王負戴於水夏為火王

負戴於木秋為金王負戴於火冬為水王負戴於金

是更相為始負戴前氣也云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

十二辰始於黃鐘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

三分益一皆律曆志文云終於南呂更相為宮凡六

十也者以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鐘為始當其為宮

脩有五聲言黃鐘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大簇大簇下

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夷則夷則上生蕤賓

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蕤賓

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蕤賓

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中呂而布憺黃鐘為第一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大

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鐘為徵上生大

宮上生蕤賓為大簇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

生應鐘為角大簇為徵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

洗為商羽下生應鐘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徵上生姑

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鐘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下

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羽第五宮下生夷則為角應鐘為徵上生蕤

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鐘為徵上生蕤

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角則為羽上

生夾鐘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角則為羽上

則為商上生夾鐘為徵上生夾鐘為羽下生無射為商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徵下生夷

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鐘為商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徵下生夷

禮運

論經堂

然諸本反定本多則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按漢元帝時郎中京房和五音十二律之教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等親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其上生三分益一下生三分損一皆漢書律歷志文云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益之為六也其四時有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為六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得有還相為宮其事可明其食與衣服唯有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謂月令食麥與羊春三月其食皆同夏秋冬亦然無月令之異故月令云春衣青衣夏衣赤衣三月俱同亦無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同總考之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之異故總云十二也

既畢故此更論

五行之動動謂運轉竭言五行運轉迭相負竭猶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春時木王則水為終謝迭往王者為負竭夏火王則負竭於木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者猶若孟春則建寅之月為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為諸月之本是還迴迭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者五聲謂宮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一月黃鐘為宮十二月大呂為宮是還迭相為宮也五和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者五味謂酸苦辛鹹加之以滑與甘為六和也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為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為質也為十二月之衣各以色為質故云還相為

質也

案疏載熊氏說謂十二衣是異代法故與周禮月令不同其說未的則

疑義註五色六章畫繪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巧也疏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為同色則五中通玄績以對五方則為六色為六章也廷華按五色為五行之色不必言六章即虞書日月星辰之章蓋衣裳各六章也註以考工畫績土以黃寄言之其說既混疏為解之以畫績青赤黃白黑為

昭文張金吾訂定續經解

五色蓋以天玄為六章玄黑不已復即好奇之病大抵如此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

也

訂義註此言兼氣性之效也

疏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云

兼氣性之效也然前註五行秀氣而言兼此氣性純而此云氣性效者前明之始此明之末以未故云效效猶驗實也即五味五聲五色是其效也疏此一節以前文論人稟天地

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稟論稟氣性之有效驗各依

文解之故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

方人居其中央

按心者神明之運天地之神明惟人運之如參贊之類疏說蓋始存之

禮運

經堂

動靜應天地天地有神如人腹內有心靜靜應人也  
故云天地之心也王肅云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  
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五行之  
端也者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  
得其妙氣明仁義禮知信為五行之首也王云端始  
用五行者也食味者人既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故  
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則並食之別聲者五  
行各有聲人則含之皆有分別也五行有此三種為  
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為五行之端者也然味言  
食聲言別色言被各別隨義而言也陳氏集說曰天

昭文張金五言為定續經解

地之心以理言陰陽之端以氣言廷華按此見人情  
由天而生故下即以天道治之

疑義既被色者五行各有色人皆被之以生謂含戴  
五色而生也

廷華按味聲色俱承上文言則色即十二衣之色被  
則衣之也既說非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  
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  
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

訂義註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

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量猶分也器所以操

事田人所掇薄侯治也取象也者天地陰陽四時日

星月童鬼神五行等皆外物非人所行故云所取象

也謂聖人所法象以為教也云禮義人情其政治也

者此是人親自行故云其政治謂聖人行之為政以

治天下也量分限也云器所以操事者操執也謂操

執所為之事若手秉耒耜耕田之事手操執之云

田人所掇治也者掇謂以手掇取即耕種耘鋤也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

是天地之心又帶五色五行五味故聖人作法必用

天地為根本也然則自堯至四靈以為畜凡十句分

為三重此至五行以為質七句明聖人制教折法也

禮義人情二句明聖人為治政之事也四靈一句明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徵報之功也以陰陽為端者端猶首也用天地為根

本又用陰陽為端首也猶如劔戟以近柄處為根本

以鋒杪為端首也聖人制法左右法陰陽及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為端首也以四時為柄者春

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為柄也劔戟須柄而用

之聖人作則須法四時而通也以日星為紀者紀綱

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敬授民

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五行以為質者質體也五行

循迴不停周而復始聖人為教亦循還復始是法五

行為體也禮義以為器者上既有法象為先故可執

禮運

論經堂



禮義為器用如農夫之執耒耜也人情以為田者禮  
義以為器可耕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  
之耕也四靈以為畜者此一句明徵報也聖人既法  
象天地用禮義耕人情故獲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  
並至聖人畜之如養牛馬為畜按前經云人者天地  
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備論四者此  
經云天秉陽覆說天有日星次經云五行之動覆說  
五行也於前天地陰陽五行之中唯說天地與五行  
舉其大者此經總覆前事故云以天地為本以陰陽  
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徒五行以為質皆覆說前事禮義以為器覆說上舍  
禮何以哉人情以為田覆上人情也四靈以為畜一  
句若行以前諸事施之得所則四靈報應也廷華按  
此承天道治人情之實也天地渾然之中萬物萬理  
無所不該陰陽以下九者亦無不本於天地之理聖  
人以為之作則之法則事物之理淵然自裕矣下所  
謂物即事物之理也裕則何不可舉而見之典則乎  
然作則必有發端之處天地間事物之理凡自無而  
有者皆發端於陰陽故典則之自無而有者亦以之  
為發端焉下所謂情亦人心所發端得其端故天地

禮記卷之三  
之情及人之情皆見也然猶虛而不可見也天地以陰陽運為四時則為舒為慘氣象以呈於目前作則者之剛柔寬猛乃可法之以為操持之柄焉操其當為之柄則已之所為與民之所為皆得隨時鼓勵故下云事可勸然氣象雖可見猶無形可指也若日月星辰則有可指矣洪範四曰五紀日月星辰為五紀之三詩大雅綱紀四方疏云紀者別理絲數日月星辰有度數有形象有疾徐明晦秩然可別是是所謂紀也作則者亦法之以為紀此典則中脈絡條理所自分故下云事可列也顧日星者特旨在天之象言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言日星則五五盈闕之月在其中矣至所謂月以為量者則專指三十日為一月之日言則言月而日可知月有限量則日亦有分量亦可知月以為量者典則之行以此為疾徐之程而不敢怠弛下云功有藝藝集說所謂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鬼神兼造化及祭祀之鬼神言造化之鬼神貴乎合撰祭祀之鬼神貴乎感通今以有本有端有柄有紀有量之典則合撰感通自有默契之理默契則為徒矣作則而與鬼神相流通則其事自可守而不變故下云可守也然此六者猶是法天地所有以為典則者也至五行

為質則五行直入典則之中而為之幹矣洪範以五  
事配五行而肅義哲謀聖曰之以見是所謂質也推  
之典則何獨不然五行輾轉相生周而復始典則亦  
然故下云可復此七者皆典則之合於天地者也至  
禮義人情則作則之實矣天下利用莫如器利養莫  
如田禮以節文義以制宜是利用之器也故下云可  
成又脩禮以為情之耕陳義以為情之種講學以為  
情之耨本仁播樂以為情之聚與安是治情猶治田  
也田治則人安情治則心安市云奧謂安止之處也  
四靈之之效益有莫之效者壽祺曰禮義二句一串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說言以禮義之器治人情之田蓋修禮以為耕之器  
陳義以為種之器是聖人作則凡以治人情五行以  
上七者則禮義之所自來也存之

疑義註鬼神謂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禮之位賓主

象天地介僕象陰陽四面之坐象四時三賓象三光

夫婦象日月亦是也疏三光以上鄉飲酒義文禮器  
君在作夫人在房象日月也

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疏謂春秋元年以  
後獲麟以前已龍

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熊氏曰春秋書郊  
天也書地震地也書無水陽也書雨雪陰也書春夏

秋冬四時也春秋記  
事皆書日月也云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相近

也疏祭帝於郊祭社於國是以天地為本天運三十

日為一月聖人亦為人才分為教之限量也山川鬼神助地通氣是地之徒屬聖人之法樹立羣臣助以施教為已徒屬也然上四句以字皆在事上下六句以字在事下者上天道遠故以字在上連於天後明地道事近故以字居下欲連於人前經云地秉陰地有四時并有月也  
廷華按鬼神所包者廣註第以山川之鬼神言之蓋泥於山澤通氣之文而為之說疏以地之徒言之無謂甚矣後乃以助已施教求合助地通氣及鬼神為徒說非牽合而何至疏之言天地為本也則曰郊社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知聖人以天地為本內包得參贊經綸諸極大德業寧僅郊社而已况於本字無涉然此二說猶上文所有特傳會言之至量之為限又以教人才之說試思教思無窮有何限量况於一月三十日之義又何涉耶若註春秋之說本屬節外生枝至因春秋又牽入呂氏春秋尤陋要知凡書中孰無天地四時等文下鄭能悉舉以實之耶至以字或在上或在下不必定始此有深意事遠事近連天連人凡用如許曲折則辭費甚矣此段註疏之外舉不勝舉刪者甚多其與記文稍合者姑存之此數條特其大槩耳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

訂義註物天地所養生情以陰陽通也勸者事以四時成列者事以日與星為候興作有次第復者事下竟復由上始也考成也器利則事成由用也四物與

羞物為羣

疏按易文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是萬物之情曰陰陽而通也五行相次終而復始凡所營為之事亦終而復始故云事下竟復由上始也謂事於下終未竟了更復從上

昭文張金五宮寫定續經解

而始也考成也釋詁文論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器利則事成也疏此一節覆

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事得成也以天地為本故萬物可舉者天地生養萬物今本天地而為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興也以陰陽為端故人情可睹者人相與陰陽相通今法陰陽為教故人情無隱所以可睹見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者生長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者列猶次第也日中星鳥敬授民事無失早晚故事有次第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者五行周而復始運迴無窮為教法則此則事必不絕

故云可復復反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者考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為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者由用也靈是衆物之長長既至為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庖厨是飲食有用也陳氏集說曰此章九十條自天地至人情九條皆是覆說前章諸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天地之間聖人作為典則而以天地為本則事物之理皆可舉行情之善者屬陽惡者屬陰求其端於陰陽則善惡可得而見柄猶權也四時各有當為之事執當時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權柄以教民立事則事可勸勉而成日星為紀以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所以紀時之早晚列者以十二月之事詳列以示民而使之作為也量限量也謂十二月之分限分限不踰則所為皆得其時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之相依郊社宗廟山川五祀之禮皆與政事相依即前章穀地以下諸事如此行政則凡事可悠久不失也五行之氣周而復始實猶正也國家歲有常事必取正於五行之時令則其事亦今歲周而來歲復始也器必成而後適於用今用禮義如成器則事之所行豈有不成者乎考

成也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僻害正性如不使稊稗  
害嘉穀則人皆有宿道何方之所如室之有與也六  
畜人家所豢養四靈本非可以豢養致令皆為聖人  
而出如馴畜然皆聖人道化所感耳飲食有由者由  
用也謂四靈為鳥獸魚鼈之長長至則其屬皆至有  
可用之以供庖厨者矣廷華按事功俱以作則言餘  
並詳上

疑義註藝猶才也十二月各以分猶人之才各有所  
長也守者山川守職不移與主也田無主則荒荒隨  
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而為功故曰功有  
藝山川鬼神各有分職不移令為教引鬼神為徒則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事無失業故曰可守人情人是民人人以為與人是聖人

廷華按人才之說前案詳之山川守職亦傳會語疏  
以事無失業牽合守義則竟武斷矣與字自有本義  
註舍本義而以主字訓之亦未免武斷且於所以為  
與之義則仍隔膜矣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滄  
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  
情不失銷于軌反滄音審獮况况必反本作畜况越反

訂義註滄之言閉也獮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疏

滄為閉者滄是水中之形狀故字從水閉是忽有忽無故字從門中人也人在門或見或不見獮是飛而

獨起飛是然驚走故 既此一節以上有四靈之又

故復解四靈之事故記人假問得以明四靈也何謂

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者問答四麟名也謂之靈

者謂神靈以此四獸皆有神靈異於他物故謂之靈

故龍以為畜故魚箱不洽解飲食有由之義也洽水

中驚走也魚箱從龍者龍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

人不洽然驚走也鳳以為畜故鳥不獨獨驚飛也鳥

從鳳來鳳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獨然驚飛

也麟以為畜故獸不狘狘驚走也獸從麟者麟既來

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狘然驚走也陳氏集說曰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經解

龜卜以決疑故不以飲食之物倒之廷華按於龜言  
言人情可見治情之應仍可以治情不但飲食有由  
而已

疑義註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

疏樂月令冬云其蟲  
介註云龜鼈之屬則

龜為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知水主信者易乾鑿度  
云陽氣合閉信之類故北方水為信水既為信則土

為之也故乾鑿度云四時之義皆法中央中央土者  
可以兼四方之行知之決也是土為知但水土二行

俱有信知故樂緯云宮致鳳皇身信羽致出昌身知  
又中庸註云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是土水俱有信知

龜屬北方

廷華按下即言著龜則人情不失自當依集說就卜  
言之信字牽合况本緯書以為之說乎此疏最舛俱



刪去此特其一耳

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訂義註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疏此一節論上既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所造置之事故先王有事秉著龜龜既知人情曰美龜德也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著龜而問吉凶言著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也列祭祀至禮有序皆秉著龜事也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瘞繒者瘞埋也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地也幣帛曰繒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存疑又贈神也宣

祝嘏辭說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

宮室城隍車旗之屬也故國有禮以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家必有其禮也官有御者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也事有職者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也禮有序者凡所行者禮皆有次序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

守至正

訂義註惠惠下不信也此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

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

疏自祭於郊至五祀所以本至

教民尊神也自宗祝在廟至皆在左右是慎居處也疏此節論上云禮有序故

記人因說禮須達下之事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

也者天子至尊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也是欲

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亦即

是必本於天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者天子至尊

而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列地

利也亦即是命降於社之謂報地祖廟所以本仁也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者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

也亦即降於祖廟之謂仁義山川所以備鬼神也者

王自祭山川是欲使備敬鬼神之教達於下也備敬

也亦即是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者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

制度故云本事也亦即是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也故

宗祝在廟者前明目事鬼神使禮達於下此明目委

於人使禮達於下也宗宗伯也祝大祝也王在宗廟

則委於宗祝亦不自專以達下也三公在朝者在朝

職事則委任三公也三學在學者乞言則受之三老

王前巫者若王弔臨則前委於巫也而後史者動則  
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敢為非也既言前巫故  
云後史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卜筮主決疑者瞽  
是樂人主和也樂瞽有誦詩詠論之責故王中心無  
為也以守至正者謂以禮尊神及委任得人故中心  
無為以守至正之道也嚴陵方氏曰不祥却於未然  
故前巫言行記於已然故後史史有左右言後者對  
前巫為後而後有分左右也瞽以典樂侑以為侑食  
周禮王食一舉以樂侑食是也案集說中字斷言巫  
在前後左右中也並  
存之要之中即  
無過之地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疑義註侑四輔也

疏左輔右稱前疑後巫  
皆侑勸人君為善也

廷華按嚴陵方氏曰四輔比於三公豈當與巫瞽並  
稱是也是應以侑食之說為當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  
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  
社宗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藏如字以  
對修字也

訂義註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貨金玉  
之屬藏若其城郭然疏此一節論上文禮既達於下  
有功而見徵應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百神  
天之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天家不忒故云受職禮

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者王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  
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故云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  
孝慈服焉者王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也詩  
云無思不服是也王云孝慈之道為遠近所服也禮  
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王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  
則行得其正也然前有山川與作此不言者法則之  
事包之也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  
藏也者此經覆說祭在上諸神是義之飾脩禮之府  
藏也

疑義註百神列宿也修猶飾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廷華按天之百神凡風雨雲雷是也不當止言列宿  
修是品節止言飾則粉飾何異或云藏對修則藏當  
如字以城郭府藏言則去聲不與修字對非也然府  
藏本以藏物不必苛求也存之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  
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大音  
泰

訂義註降者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

下備  
教也

此聖人

所以法於天也疏此一節論上言禮既藏於郊社天  
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為教也必本於大一  
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

其氣既極大而未分故云大一也禮既與大一齊而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禮以為教本是本於大一也分而為天地者混沌元氣既分輕清為天在上重濁為地在下而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也轉而為陰陽者天地二形既分而天之氣運轉為陰陽之氣運轉為陰而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又用陽時而行賞回陰時而行罰也變而為四時者陽氣則變為春夏陰氣則變為秋冬而制禮者吉禮則有四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為教也其降曰命者降下也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為教命也其官於天也者結之也廷華按大一太極之變文然已近三代之說矣

疑義註官猶法也

既言聖人所以為教命者皆是取法於天也

廷華按官職也官於天猶言天職所謂天工人代耳效法說混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

朝聘

養依註作義

禮記訂義註本謂本於大一與天之義之地法地也之事  
其法五事五祀所以本事也從時法四時協合也言禮  
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月衍字義者下之則  
為教今居人身為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貨摯幣庭  
實也力筋骸強者也不則偃罷疏此一節論上本說  
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也而教於人故此以下論  
人用之以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所宜也夫禮  
必本於天謂本於大一與上天也謂行至誠之道是  
本大一效天降命是本於天也動而之地祀社於國  
是也列而之事謂五祀即五祀所以本事是也變而

昭文張金五宮高定續經解

從時時四時也則四時以為柄是也協於分藝協合  
也是分月之量也其居人也曰養者養宜也言制度  
以上諸事之禮居人中身則人得其宜也其行至朝  
聘此皆居人身曰義之禮也謂諸禮皆須義行故云  
行也力筋力拜伏也辭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  
屬也冠二十成人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御  
朝五年朝及諸侯自相朝見之禮聘為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大聘言人若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也陳  
氏集說曰此亦本前章本於天敬於地之意動而至  
地即敬地也列而之事即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

時即四時之為柄也協合也分謂月以為量也藝即  
功有藝也上言義之脩禮之藏故此亦始言禮終言  
義居人謂言在人也禮雖聖人所作而皆本於人事  
當然之義故云居人曰義也冠昏而下八者皆禮也  
然行禮者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節飲食  
之品亦當然之義也

疑義註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合於月之分

以為量合人才之長短也。說見前案。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  
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事也所以達

昭文張金吾高定續經解

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之禮之不可以已也  
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壞音怪喪息浪反

訂義註竇孔穴也去禮言愚者之反聖人也

疏按哀元年左

傳云逃出自竇又單門圭竇是竇孔穴也孔穴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人之所出入故云達天道順人情之大

竇也疏此一節論上文說禮為治理之本故今說禮不可去之事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訂義註厚薄皆得以為美味惟善者醇耳疏此一節論上云禮不可去故次云禮之在人有厚薄之事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者禮不可以已故在人譬

如釀酒須用麴藥則成酒無麴藥則酒不成人無禮則敗壞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者君子譬精米嘉器也小人譬麤米弊器也言譬如釀酒共用一麴分半釀精米嘉器則其味醇和一半釀粗米弊器則其味醜薄亦猶禮自是一耳行之自有厚薄若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深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者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耒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治者去瑕穢養著華也耕如其剛柔種樹以善道耨存是去非類也聚合其所感安感動使之堅固疏此一節曰上君子小人厚薄不同故此論聖人脩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也各依文解之故聖人修禮義之柄者柄操也謂執持而用者謂修禮義之要柄脩禮義之次序以治正人情使去其瑕穢之惡養其著華之善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者亦是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者農夫之田用耒耜以耕之和其剛柔聖人以禮正人情正其上下陳義以種之者農夫耕田既畢以美善種子種



之聖王以禮正人情既畢用此善道而教之講學以  
耨之者農夫種苗既畢勤力耘鋤去草養苗則苗善  
矣聖王以善道教民既畢又須講說學習以勸課之  
存是去非則善也本仁以聚之者農夫既勤耘耨苗  
稼成熟當本此仁恩愛惜之心以聚集所收勿令浪  
為分散聖王勸課行善既畢本此恩仁和親聚集善  
道使不廢棄也播樂以和之者播布也農夫收穫既  
畢布其歡樂之心共相飲食以安美之聖王既勸民  
善道備道足又說樂感動使其勤行善道保寧堅固  
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  
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  
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訂義註協合也合禮於義則與義合不乖刺以義起  
者以其合於義可以義起作藝猶才也強者有義則  
人服之也尊者有仁則人仰之也疏故禮也者義之  
實也者前疏明禮耕義種仁聚今此以下廣明上三  
者相須也此明禮義相須禮是造物為實義以脩飾  
為禮之華故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者協  
合也諸之也今將此禮合會於義謂以禮比方於義

禮運

卷之三

而協謂禮與義相協會也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義起也者起作也禮既與義合若應行禮而先王未  
有舊禮之制則便可以義作之如將軍文氏之子是  
也先無其禮臨時以義斷之垂涕洟待賓於廟是其  
以義而作禮也庾云謂先王制禮雖所未有而此事  
亦合於義則可行之以義與禮合也義者藝之分仁  
之節也者此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仁施也  
仁不但施此  
及下姑存之人有才能又有仁施若非義裁斷則過  
失故用義乃得分節也此唯明仁須義曰明一切皆  
須義斷庾云藝者審其分仁者宜得節皆須義以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是義為藝之分仁之節明義之貴也協於藝者斷  
才得分即是藝能合義也講於仁者講猶明也使仁  
得節是義能明於仁也得之者強者若能得才分仁  
節之理則是強盛為衆所畏服也仁者義之本也者  
上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明義與仁為節此言仁者  
義之本謂仁能與義作本順之體也者仁者施生故  
為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既能施生又為順體故為人  
所尊仰也但義主斷也能服於人故得義者強仁是  
恩施衆所敬仰故得仁者尊也陳氏集說曰藝以事  
言仁以心言事之處外者以義為分限之宜心之發

於內者以義為品節之制協於義者合其事理之宜也講於仁者商度其愛心之親疎厚薄而協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一以義為之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強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種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訂義註無耜無以入也弗種嘉禾無由生也不耨苗不殖草不除疏此以下顯猶譬也人君治人情若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猶農夫耕而無耜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者治雖用禮不本其所宜如農夫徒耕而不下種子也為義而不講之於學猶種而弗耨也者治國雖用善道所宜而不更為講學使民知其道理如農夫雖種嘉穀而不耘墾則苗不滋茂厚實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者治國雖講之以學而不聚仁以行之者如農夫雖耘墾成熟而不收穫取之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者治國雖聚仁若不奏樂和之則仁心不堅如農夫雖聚穀而不食則甘穀空失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

猶食而弗肥也者前陳聖人禮耕以至安樂今顯譬  
農夫耒耜以至食之其事相似今更欲設譬以人身  
之肥譬家國禮足聖人為教反覆相明正在此矣言  
雖奏樂於仁人而不使知達至順之理亦為未善猶  
如人雖食五味而調和溫清不順則雖食不肥  
疑義註弗獲無以知收之豐荒也弗食不知味之甘  
苦弗肥功不見  
廷華按田之收穫及食皆生計之大疏第以知豐荒  
知甘苦言不中要害功不見說亦浮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  
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  
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  
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訂義註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疏此一節明人及  
國家天下等皆悉肥盛所以養生送死常事鬼神膚  
革充盈者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革內之厚皮革也  
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率土皆達順故合天下之  
肥也天子以德為車謂用孝悌以自載也德孝悌也  
以樂為御謂用要道以行之樂要道也行孝悌之事

須禮樂如車行之須人御也大順者所以養送死生  
事鬼神之常也者前雖明國家之順而皆局有條目  
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說其事也一切生死  
鬼神無不用順為常也故孔子答孟武伯問無違之  
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  
神無違道之常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  
而不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  
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苑於粉反積也繆音謬

訂義註言人皆明於禮無有失亂滯合者各得其分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理順其職也守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

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疏此易上繫文也按

位也者亡者深其存者也危者安其位致危也引之者  
危亡者正為不知畏懼偷安其位故致危也引之者  
恒頌危懼也

為常自無苑滯自四體既正至此皆由王者順之至

也熊氏云此普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通有

連有動言人皆明禮順政事無蓄亂滯合各得其分

理順於其職所以大小深淺並合得其宜此順之至

結自四體既正以下至此並是順之至極也故明於

順然後能守危也上言順之至此明順有益明於順

然後能守危者既明順道不敢為非則能守自危之道謂以危戒慎而自守保也陳氏集說曰此以下至未皆發明大順之說謂以此大順之道治天下雖事之大者積累於前亦不至於膠滯事之不同者當兼同說一時並行亦不至於舛謬茂茂密間謂有中間兩物接連而相及兩事一時俱動則有彼此及利害之爭不相及不相害則不爭矣此泛言人君治天下之事有大有細有深有淺有連有動而自然各得其分理者不過一順而已順故能守危亡之之戒而不至於危亡也廷華按謂其事之義蘊深沉通則探索得而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不暗於事機茂謂義理密緻間則得間以條分而縷析之也苑積如草木之叢雜堆積

疑義疏事大者天子之事也雖萬機輻湊而應之有序不使苑積也並行謂諸侯來朝四方隨時貢賦有序至列俱陳而不錯謬也細行謂大夫士出聘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深謂九州之外雖地在荒外遠而皆通首王庭也茂者萬國首賦庭實茂密而國王所朝之間自不厠雜以國之相次小則讓大不相及也萬乘龍趨千乘雷動不相妨害廷華按此兼凡德位之聖人言疏專指萬機及朝聘

未免偏重貢賦庭實龍趨雷動等說亦不確切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  
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散也用  
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殺所戒反  
訂義註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教所以  
持其情合安其危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  
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安所不  
易其利勞散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則濫用水謂漁  
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燧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  
金謂升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  
陽木仲觀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  
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合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頒謂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順謂  
不奪農時無災及疾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  
災螟螽之屬也疏此一節論上既得明順乃安位此  
以下說行順以致太平之事各依文解之故禮之不  
同也者天子至士貴賤宜順故禮不得同也不豐也  
者禮曰湏少不可求多也不殺也者禮應湏多不可

殺少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者能順序如止故使扶  
持其情合安其危不使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  
使居川既使天下皆肥田於至順此更廣說順也既  
欲其順本居山者所利便於禽獸本居川者所利在  
舟楫故聖人隨而安之不奪宿習不使居山之人居  
川也不使渚者居中原小洲曰渚渚利魚鹽廣平曰  
原原利五穀既順安之故不使渚者徙中原而弗散  
也者必各保其業故恒豐而不散困也用水火金木  
飲食必時者舉動皆順故必時也水時者謂虞人入  
澤梁及出入水之屬也火時者鄭註司燿引司農說

昭文張金吾定續經解

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  
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者曰榆柳  
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  
柞櫛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金謂金錫也木  
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飲食必時者謂食齊  
視春之屬也合男女者媒氏仲春令男三十而娶女  
二十而嫁頒爵位者頒分也謂司士稽士位而進退  
其爵祿也必當年德者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位必  
當其德年謂男三十女二十也用民必順者使之以  
時不奪農務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此論聖王用大



之道故致陰陽和調羣瑞並至正由順之誠實故至於此也

疑義註當德謂君十卿祿下士食九人之等

廷華按記言爵位疏第以祿言非也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

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椒龜龍在

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而先王

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醴本又作澧

訂義註言嘉瑞出人情至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鬻

丹甌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椒聚草也沼池也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故言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實猶誠也盡也疏此銀鬻

契文按接神契德及於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

及於地嘉禾生莫莠起秬登出德至北極則景星見

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來鸞

馬舞麒麟騶白虎動瓠九尾雉白首德至山陵則景

雲出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出龍圖洛出

龜書其所致羣瑞非一不可盡言故略記之而已疏

故天不愛其道者此以下明天地為至順之主下端

應也四時和甘露降是天不愛其道也地不愛其寶

者謂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也人不愛其情者皆盡  
孝悌及越常至也山出器車按禮緯斗威儀云其政  
太平山車垂鈎註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鈎不採治而  
自圖曲河出馬圖按中侯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

赤文綠色註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是龍馬負圖  
而出又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  
畫八卦又龜書洛出之也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  
而闚者此飲食有由也各隨其長而至既不猶狝故  
生乳而衆多也俯下顧也鳥不畏人作巢在下故下  
顧可闚其巢卵也手撫獸背則知有胎也則是無故  
者言致此上事則是更無他故由先王能修禮達義  
體信達順之誠盡故致此也

疑義註實誠也盡也按疏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  
閣人云在效楸者言鳳皇之衆或郊楸或阿閣也

昭文張金五宮定續經解

廷華按實蓋名實之實誠盡字皆不合又記明言郊  
楸疏必以阿閣牽合之何也 又案此篇大槩望後  
世聖人法禹湯文武以循致於上古之治其要在承  
天道以治人情治情之要在禮仁義信又所以輔  
禮者篇中以大道起以大順終大道者禮之本原大  
順者禮之極功惟大順故大道行也大道在天下天  
地人盡之陰陽五行四時日月星辰山川百物道之  
在天地者也仁義信則以天地之理為人之理也喜  
怒哀懼則以天地之情為情父子兄弟則以天地之  
義為義故德皆天地之德心皆天地之心也至於五

音五色五色及羽毛麟介之物則天地生之以養人  
之情者凡喪祭冠昏孰非天地自然之節以極人之  
情者乎此皆聖凡所同具但凡民不能自治必  
賴聖人以治之聖人則即以自治其情者治人之情  
曰謹於禮曰藏身曰立於無過之地曰中心無為以  
守至正及為器為曰皆聖人自治之道亦即聖人治  
人之道也曰禮運者見聖人以天地之運運世莫非  
此禮為彌綸耳中作十節看首五段以師弟之問答  
叙作記之由小康節已提出仁義禮信示三代治情  
之基次即以承天治情為禮之急此一篇之要者次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言祀宋之衰則不能繼三代以登上理可知此為第  
一節夫禮之初至禮之大成為第二節承上祭祀言  
禮以漸而脩人情亦以漸而完就祭祀以明治情之  
道即此而在蓋合莫亦天道人情之一端也我觀周  
道至藏身之固為第三節言後世失禮則不能治情  
勉其執禮以考制度乃得安身以抵於大順制度承  
上小康節言危字照下大順節言制度與政皆禮之  
用本天殺地則又承上禮之急節以明政之節政也  
參於天地至謂之變為第四節言聖人治政由於自  
治參並承上承天之道及本天殺地列鬼神言處其

所存至用之所謂承天道以治人情也正亦禮之綱  
曰正則正人正己皆在矣立於無過之地即正己以  
為正人之基也用人三句則又治人以使之無過死  
亦無過之一端也天下一家至生者也為第五節言  
以禮治情之條目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大同之象則  
大同亦始於治情可知食味別聲被色自然之情生  
於天天生是情即生味聲色以養之可任其自然而  
無以治之乎推出天地之德四者及天地之心蓋見  
天地鄭重以昇此情尤不可以不治也聖人作則至  
人情不失為第六節言承天道以治人情之實天地

昭文張金吾言定續經解

為本至五行為質承天道也禮義人情治人情也四  
靈為畜則又天道人情之應矣且從四靈推到人情  
不失則神物為治情之應又足以決人情吉凶悔吝  
之機視飲食有由則又深矣秉著龜至禮之藏為第  
七節承上人情不失及祭祀以勉王之守正也禮達  
於下即達以治之也本於大一至小人以以簿為八節  
極言禮之切於人見治情所不能外本於大一及本  
於天等即申上承天之道意言本於天及協於分藝  
而承之曰其居人曰義則義亦天道可知修義之柄  
至末復詳治情之目又從禮義仁信推到樂從樂推

推到大順以明治情之極功所以紹三代以進於上  
古之治者皆由於此而魯衰不能法祖是可歎也篇  
中惟大同小康大不一不免進老氏一途用人之智三  
語亦近雜伯此外皆有義蘊說者謂中多格言信然  
但天地鬼神重見疊出則雜采之故耳是當分別觀  
之

昭文張金吾言定續經解

禮記疑義卷二十三

禮器第一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禮器第十

疏案鄭目錄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  
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

也曰瑚璉也此於別錄屬制度張子曰禮器云者語  
其成也禮大體完備者成器然嚴陵方氏曰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  
迹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而凡道散而為  
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然禮運非不及器以道  
為主爾禮器非不及道以器為主爾故記者各以所  
主名篇陳氏集說曰器有二義一是學禮  
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  
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  
天地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

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訂義註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修禮以耕之此是大備自耕至於食之弗肥釋猶去也田邪辟也質猶性也措置也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易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外諧內無怨人協服也懷歸也疏禮釋田以下用禮為器以耕人情之事釋田者用禮為器能除去人之邪惡也增美質者增益也禮非唯去邪而已人有美性者禮又能益之也措則正者言置禮在身則身正也施則行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者施用也若以禮用事事皆行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禮道既深為設譬也竹大竹也箭篠也言人情脩德由於有禮譬如竹箭四時蔥翠由於外有筠也筠有是竹外青皮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案鄭引禮記之筠以為青皮是知呼筍為筠如松柏之有心者如松柏凌寒而鬱茂由其由心貞和故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者二者竹松也竹松居於天下比於衆物最得氣之本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貫經也既得氣之本故巡四時柯葉無凋改也改易互言也外諧內無

怨者謂於外疏遠之處與人諧和於內親近之處無  
相怨恨以其有禮接人故外內協服也為譬既畢此  
合之也前并舉筠心二事譬君子內外俱美外柔刃  
如筠故能與一切物相諧內和澤如松心故能與人  
無怨經云二者據譬也鄭云四物者析別言之樂集  
謂為竹之小者則竹以為箭之大者可知是合松與  
柏為四物也補正謂箭一物以訊集說不知其說實  
體會四物故物無不懷仁者由外內協服故志歸仁  
故云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者鬼神聰明正直依人  
而行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也陳氏集說曰以禮為  
器則成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則其德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盛矣禮之為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  
之美措之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以人  
之一身言之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於外如松柏  
之有身足以貞固於內箭竹之小者也筠竹之青皮  
也大端猶言大節二物比也草木有此大節故能貫  
串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易也君子之人惟其有此禮  
也故外人之疏遠者無不諧協內人之親近者無所  
怨憾人歸其仁神歆其德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  
無不立無文不行

訂義註言必外內具也疏此一節曰上禮則人外內  
諧和遂云禮須信義忠信禮之本也者禮之為本即  
忠信是也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內  
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也義理  
禮之文也者禮雖用忠信為本而又須禮義為文飾  
也得理合義是其文也無本不立解須本也無忠信  
則禮不立也無文不行解須文也行禮若不合宜得  
理則禮不行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  
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  
以魚鼈為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訂義註鬼神所祀事有德也天時以下

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

謂不順其鄉之所有也

疏事有德者以經云順於鬼神先王制禮所以能順鬼神者以鬼神是有德之人死乃祀為鬼神禮合於人心故得順於鬼神也疏此一節廣說

義理為文之事也夫君子行禮必須仰合天時俯會

地理中趣人事則其禮乃行也仰合天時即依於四

時及豐儉隨時也設於地財也者俯會地利也財物

也所設用物為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順於鬼神者



鬼神助天地為化祀之必順不濫逆也合於人心者  
中趣人事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  
合其禮乃行也是以書云謀及卿士謀及庶士謀及  
卜筮是也理萬物者也者若能使事事如上則行葦  
得所豚魚戴賴是萬物各得其理也是故天時有生  
也者言天四時自然各有所生春薦韭卯夏薦麥與  
魚是也地理有宜也者地之分理自然各有所宜若  
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也人官有能也者人居其官  
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  
尊祖是也物曲有利也者謂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

昭文張金吾宮商定續經解

麴蘖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瑟皆自然有其性各異  
也皇氏云有聖制禮得宜故致天時有生也地理有  
宜之等非其義也故天不生者既得時財而為天地  
人物美功故君子行禮不為失時非財之事此以下  
是不合天時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寒瓜夏橘及  
梅李冬實之屬也地不養者此是不設地財也地不  
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也君子不以為禮者此是  
不合人心也鬼神弗饗者此是不順鬼神也居山以  
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者此  
廣說地財也鹿豕是山養魚鼈是澤物今若非其地

所養而設為禮此是謂為不知禮也

故必居其定國之教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  
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

制禮也節矣

殺色戒反  
匡陸作恒

訂義註定國之教謂地物所出多少大倫謂貢賦之  
常差薄厚上下用年之豐凶也節言用之有節也殺  
謂穀不孰也匡猶恐也疏此節以上文制禮曰論其  
隨地之所有以制禮也舉其定國之教以為禮之大  
經禮物必卿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  
多少定教以為國之大法也經法也禮之大倫以地

昭文張金五官定續經解

廣狹者倫猶例也制禮之大例又宜隨地廣狹為法  
謂貢賦之常差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者此廣順  
天時上猶豐也下猶荒也雖以地廣狹為制而又皆  
須隨於天時也多少隨年豐荒也是故年雖大殺衆  
不匡懼者此言得時之美也大殺謂五穀不孰也雖  
大山殺之年人主隨而省斂狹用故天下之衆不恐  
大懼也則上之制禮也節矣者合結地財天時也廣狹  
隨地而賦豐凶逐時而斂衆之不並由君上制禮有  
節故也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

湯放桀武王代紂時也詩云匪羊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  
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  
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  
足大牢而祭不足有餘此之謂稱也羊紀力反

訂義註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授言受命改制度草  
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已  
之道乃追先祖之業來居此為孝倫之言順也體天  
地人之別體也義之言宣也人道之宜足猶得也稱  
稱牲之大小而為俎助祭者而云百官喻眾也疏羊  
述並釋言文猶道也釋詁文下之事上以順為本故  
云倫也以前經云時為大順次之故以倫為順也前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經云體次之此覆說體也神是天之別體社稷山川  
是地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兼云天者社稷山川雖  
形屬於地精靈上連於天此經鬼神之祭則宗廟之  
事而別屬體者宗廟至尊事之順故屬順也體是  
人死所為故後屬體也故云天地人之別體也者此釋  
宜次之也宜義也主人有喪祭之事應須費用而賓  
客有賻贈之交是人道之宜也故後云喪禮悲之至  
賓客用幣義之至也稱此釋稱次之羔豚而祭百官  
官皆是人臣助祭則各有俎祭竟擗及肥羶雖羔豚之  
小而百官一切皆悉得也大牢而祭不必有餘者假  
今大牢亦不使有餘也此之謂稱也者  
小而皆得大而餘是各稱牲體也 疏此一節曰

上制禮得節故以下諸事皆由禮洽天時禮時為大  
者揖讓干戈之時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為大也順次  
之也者雖合天時又須順序故順次之也體次之者  
有時有順又須小大各有體別也宜次之者大小雖

有體行之又須各當其宜也堯授舜以下釋時為大也堯舜所以相授者堯舜知子不賢自能遜退而授人此時使之然也桀紂凶虐不能傳立與人湯武救民之灾不可不伐亦時使之然也詩云匪草其猶聿追來孝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文王改作豐邑非是急行己之道能述追先祖之業求行孝道於此豐邑時使之然不得不爾釋時之義也今詩本草作棘猶作欲聿作適字不同者鄭答靈模云為記註之時依猶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為詩註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草棘聿適字異義同來勤也言作豐

昭文張金五官定續經解

邑非急成己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孝之道也

疑義疏崇儀士祭用特牲大夫祭用少牢皆以成牲

牲不用羔豚此得有羔豚祭者案王制大夫士有田

則祭無田則薦則無地大夫士薦羔豚也無地則無

臣助祭故云百官喻眾也稱猶足也行禮又須各自

足也集說補正曰王制無田則薦羔豚薦也謂之祭

也吳山天官集禮卷之五

廷華按羔豚而祭特舉祭之薄者言之疏傳會王制

無田則薦說曲為之解未免武斷

案詳無臣說亦與

註義不符補正說非不似然不免阿孔之曲說也至  
所諸稱者與稱家有無同之稱同註所謂稱姓之大  
小是也足字義失之遠矣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  
稱也

訂義註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  
之龜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摯閣者

謂之臺疏書古者貨貝以貝為貨若今之金錢龜貝錢也

布之品各曰寶貨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  
直二百六十一文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  
直五十文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文也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為貨貝  
五品又以龜為寶故云古者貨貝寶龜云易曰十朋

爾雅云神龜郭註此當龜以為畜在宮沼者二曰靈  
龜註云今江東所用卜龜黃靈黑靈者此蓋與天龜

靈屬一也三日攝龜註云以腹甲翕然攝歛頭閉藏  
之即當周禮地與四方之龜知者以皆有龜之義

故也四曰寶龜即道我大寶龜及樂記曰青黑縹者  
天子之寶龜及公羊定八年龜青純皆是也五曰

文龜註甲有文采者河圖云靈龜負書丹甲青文是  
也言靈者直是神龜之義非天龜也六曰筮龜常在

著叢下者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註此皆說龜所生處也凡神靈寶文攝唯五體而

已家語滅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  
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此云家不

寶龜按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  
大夫八寸者彼謂卜龜士亦有龜故士喪禮十宅是

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為名也臣瓚註漢書云蔡龜名  
非也滅氏又有樓句故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樓句

不余欺是也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

禮器

論經堂

十為大月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為壯月十朋  
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女月十朋子龜五寸以上  
直百為小月十朋此等皆謂一貝有十朋與十  
朋之龜義同也聞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也 疏此

一節還明上經稱次之事也但禮主威儀以尊卑大  
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  
明為稱之事諸侯以龜為寶者諸侯有保土之重宜  
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也以圭為瑞者圭兼五  
等玉也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  
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天子與之玉亦謂為瑞也  
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於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  
從可知也家不寶龜者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

昭文張金吾宮定續經解

寶龜故藏文仲居蔡為僭也不藏圭者卿大夫不得  
執玉故不得藏圭不臺門者兩邊築閣為基基上起  
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為臺門大夫輕故不  
得也言有稱者結上得與不得各有所稱

禮有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  
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  
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翬諸侯五月而  
葬三重六翬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翬此以多為貴也

反龍

禮器

禮器

訂義註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

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

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

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抗

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

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䟽布緇翦有幅

亦縮二橫三疏云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者

中人禮也云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者

樂大行人云凡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其介

七介七牢者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其介

數得各下其君二等君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

今言五牢者唯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也其餘牢禮

昭文張金吾宣定續經解

則否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者明五重之

義云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者古者為梓累木於其

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下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

後又置抗木於梓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

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䟽布緇

翦有幅亦縮二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䟽布緇

上以承抗席折於上方蓋連木為之蓋如林縮者

三橫者五無著於上加折木抗之上加抗席三此為

一重如見者五則為五重茵者藉棺外下綳用淺色

緇布為之每將一幅報合縫為囊將茅綳及香草著

禮記卷之三

訂義註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

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

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

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抗

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

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䟽布緇翦有幅

亦縮二橫三疏云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者

中人禮也云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者

樂大行人云凡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其介

七介七牢者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其介

數得各下其君二等君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

今言五牢者唯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也其餘牢禮

則否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者明五重之

義云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者古者為梓累木於其

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下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

後又置抗木於梓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

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䟽布緇

翦有幅亦縮二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䟽布緇

上以承抗席折於上方蓋連木為之蓋如林縮者

三橫者五無著於上加折木抗之上加抗席三此為

禮記卷之三

禮器

禮記卷之三

是也自天地以外日已山川五祀則郊特牲鬼神所設  
 祭單席是也司几筵云甸役則設熊席註表貉所設  
 也諸侯是也顧命席鄭註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  
 紛純加纁席是祭祀二重也諸侯相朝亦二重也相  
 饗此經三重及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為酢席於  
 燕則兩重以介為賓或可賓亦單席也待聘卿大夫  
 諸侯自坐蓋亦兩重也其聘者身則禮時及饗食孤  
 則莞筵藥席卿大夫則蒲筵桂席公燕則以介為賓故  
 註引公食大夫禮曰蒲筵桂席公燕則以介為賓故  
 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  
 是也於己臣子燕禮賓無加席卿辭重席則司宮徹  
 之諸公亦無加席大夫射則賓有席以射辨尊卑故也  
 然則饗食已卿大夫亦重席具祭社稷山川亦單席  
 大夫士祭祀上一席也故特牲少牢無異席也其卿  
 大夫依法再重席燕禮賓及卿一席屈也聘賓為敬  
 徹席屈大射賓雖加席餘卿一席亦屈也然則孤卿  
 大夫再重正也故鄉射註大夫再重席正也然則鄉  
 飲酒諸公三重席者鄉人特尊之也故諸弁如賓禮  
 辭一席使人去之註云謙自同於大夫是也大夫再

重有諸公則辭加席委於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  
 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註云大夫再重也知  
 大夫為主人正一重席者以賓鄉人之賢者故下之  
 也公食賓坐逸卷加席公不辭者註云贊者以告公  
 公聽之重求擾賓也凡儀禮之例一重席皆稱重故  
 燕禮註云重席重蒲筵是也所以鄉射大夫辭加席  
 亦是耳若餘經雖異席亦稱重則此經是也凡席有  
 云加耳若餘經雖異席亦稱重則此經是也凡席有  
 稱一重與棺重別也疏天子七廟尊者誠深孝篤故  
 立廟乃多世為稱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者德轉薄  
 故廟少為稱也士一廟者據下士為言若適士則二  
 廟也大夫五介五牢者臣為君使各降其君二等此  
 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諸侯之席三重  
 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尊者須溫厚故多重乃稱

禮器  
 禮器  
 禮器



也三重則四席也熊氏云二重則三席也大夫再重者卑於人君故也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者五重謂抗木與茵也尊者宜堅固故多重也八筵者尊宜多郭蔽以稱之也三重六筵者五等同也卑於王故郭蔽少也前介及宰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宰禮無等及為賓客之事再重四筵者諸侯大夫又卑故從而少飾也此以多為貴也者都結上之文也

疑義註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以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若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

昭文張金五宮定續經解

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則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又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

西夾各六士之葬禮一重上公四重

食者以文連下大夫六豆其大夫八豆皆食饗大禮明天子諸侯之豆數亦是大禮故為天子朔食諸侯相食也其天子齊則無文亦當與朔日同也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上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也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云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者鄭引以證下大夫六豆之義云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若矣者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於堂上顯著可知故云其餘若矣者云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者證明此經上大夫八豆之義

禮記

禮記

也按公食大夫禮亦有上大夫八豆之文必引聘禮  
上大夫者此以公食大夫是食禮聘禮上大夫是致  
饗饌禮欲見食於饗饌堂上豆數同故鄭此云凡致  
饗饌堂上豆數亦如此謂亦如此食上大夫之禮云  
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  
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  
夾各六此豆數皆周禮掌客文其陳於堂上及東西  
夾此鄭以意量之案聘禮致饗饌於上大夫堂上八  
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此是堂上東西夾各設豆  
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  
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  
十也子男堂上亦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

廷華按豆之用重在祭祀燕享次之曰食其末耳鄭  
止言朔日及食之屬其輕重之等已紊疏言齊亦同  
朔日則尤舛也豆有二疏所謂正豆羞豆是也據公  
食大夫禮正豆六羞豆十六則此下大夫六羞正豆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也推之八豆以上其皆正豆可知註所引聘禮亦以  
正豆言是矣但致饗饌是歸禮之法故有堂上及兩  
夾之設若祭祀在室燕饗在堂安有兩夾之豆况堂  
上及夾又各以臆分之全無所據耶 又案士喪禮  
下篇有見有折有抗未及席茵在棺下凡五重此言  
天子五重故疏合折及抗木茵為一重謂如是者五  
也蓋折木等可重見為惟荒不必重耳若若記只言  
天子諸侯大夫則上公統於諸侯士統於大夫矣四  
重一重之說未免想當然耳特以疑存之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性天子適諸侯諸侯膳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器

禮記卷之三十一 禮器

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遵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教大路繁纓一就次  
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  
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朝直逆反繁步於反

訂義註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三食  
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就報祭天  
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  
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圭璋特朝聘  
以為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相酬以此  
玉帛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疏天子無介謂無以客禮陳摺介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其實餘事亦有介副故也又共介是天子臨鬼神  
使介執幣也云周禮王之五路周禮中車文車中車  
云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旂以宿三曰象路朱  
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宿三曰象路朱  
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  
大白以即戎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云圭  
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者聘禮曰聘君以圭夫  
人以璋是聘也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  
圭諸侯以相見及廟天子亦無束帛是圭璋朝聘以  
為瑞無幣帛束帛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  
加束帛又山行人云以玉合六帶圭以馬註云二玉  
之後享天子璋以皮註云二玉之後享后皮馬不上  
堂唯圭璋特升堂亦是圭璋特義也云琥璜爵者天  
子酬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帶也者琥璜非爵者天  
經云琥璜爵故知琥璜爵也束帛禮賓之帶束帛  
乘馬又致饗以酬幣又致食以宿帶鄭云禮束帛馬  
亦不是過也則諸侯於聘賓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  
玉今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  
也疏此一節明以少為貴者亦是稱之義也天子適

禮器

論經堂

諸侯諸侯膳以犢者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天子  
事天既用一牛故天子巡守過諸侯境土諸侯奉膳  
亦止一牛而已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者轉卑須味  
轉多也諸侯相朝謂五等自相朝也自相朝朝享禮  
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  
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何以知朝享畢而灌樂司儀  
職云凡諸侯相為賓將幣畢云備亦如之鄭云備謂  
以鬱鬯禮賓也引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遵豆  
之薦謂此朝禮畢備賓也無遵豆之薦者義在少而  
不在多故唯有鬯而無殺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無  
芬芳之德故酒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猶飧也尊  
者常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飧輒告飽勸之乃  
更飧故云一食也諸侯再者德降天子故至再飧而  
告飽須勸乃又食大夫士三者德轉少告轉疏也故  
少牢特牲禮皆三飯而告飽也食力無教者食力謂  
工商農庶人之屬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故但  
陳力就業乃得食故呼食力也此等無德以飽為度  
不須告勸故飯無教也庾云食力力作以得食也大  
路繁纓一就者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殷猶質也以木

為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扇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繁纓七就者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也就鄭註郊特牲以此云七為誤圭璋特者圭璋玉中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媿之也諸侯朝玉以圭朝后執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琥璜爵者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

昭文張金吾寫定禮經解

故云琥璜爵也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鬼神也祭單席者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單席也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者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者也特猶獨也旅眾也廷華按周禮祀先王之席不單此應但指外神言鬼則連類及之耳疑義疏大行人云上云三禮再裸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用鬱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此經據以少為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者設鬱鬯欲見卑者禮多故特舉諸侯相朝也出路門視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少而君共一揖之是

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衆共得一揖是以少為貴也此諸侯之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

廷華按此以待諸侯灌止用鬱鬯禮大夫用禮及脯醢明諸侯以少為貴之義疏增出諸侯於天子一層曰以諸侯於天子無裸於諸侯有裸以明貴少義不知諸侯於天子非賓主安問灌之有無且記本無之不必辭費也又大夫人人得揖則揖多士衆人共得一揖則揖少何所謂以少為貴乎司士說亦非所尊

昭文張金吾宮室定續經解

多之義壽平云大夫特者謂一揖止施於一人所謂以少為貴也士旅之則一揖施於衆人其賤可知以少為貴義似當如是但記本是可疑姑存其說以待參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立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

訂義嚴陵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以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為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

卑者止於一重椁則周於棺此棺椁以大為貴也周  
官家人以爵等為立封之度此立封以大為貴也量  
言其所容度言所至度量宮室器血皆有之於宮室  
言量於器血言度互相脩也既曰器又曰血者若車  
旂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血若邊豆之屬正謂  
之血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既曰立又曰封者  
自積土言之則曰立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立則必  
高矣曰封則不必高矣故王公曰立諸臣曰封此亦  
大小之辨也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舉解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击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  
小為貴也

訂義註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  
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凡甒五  
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贰用缶

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者查韓詩說文案異義  
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  
寡少三升曰解解遠也飲當自遠也四升曰角角觸  
也不能自遠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  
節為人所以誇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  
亦五升所以爵不敬觥亦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  
過靡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  
觚二升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一豆炙食一  
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  
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

禮器

禮經堂

既罰不過一觚飲而七升為過多鄭駁之云周禮獻  
 以爵而酬以觚觚也寡也辨字角旁者此是與觚相  
 涉誤為觚也南郡太守為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  
 豆當為斗與一爵三觶相應如鄭此言是周禮與韓  
 詩說同一也此周禮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君  
 禮四舉酬能氏云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君  
 燕禮則行無美爵非唯三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  
 禮則獻數又多不唯一獻也故知士之饗禮也五獻  
 之尊者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凡五饗臣及其自相饗  
 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知五獻是子男云壺  
 大一石五觚五斗者漢禮器制文也此五觚即燕禮  
 公尊五斗也云云大者漢禮器制文也此五觚即燕禮  
 小遠者大者在門外則大於壺矣按禮圖五斗受五  
 升口徑尺頭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五觚與瓦  
 同疏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案特性云主人獻尸  
 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以獻尸散受五升  
 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

昭文張金吾高定續經解

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  
 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角者崔氏云  
 案特性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性主人  
 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  
 侯祭禮亡文不具也其饗有酒列尊之法故云尊也  
 門外缶者缶尊名也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門內  
 壺者壺亦尊也盛酒陳尊在門內君尊瓦甒者君尊  
 子男尊也子男用瓦甒為尊故云君尊瓦甒云君尊  
 則壺缶但飲諸臣也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人君面  
 尊專惠也此以小為貴也者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

禮器

論經堂



不重味故以小為貴稱也廷華按缶註言大小未聞  
補正以為四石不見所據魯語秉鬯缶米注以缶  
為庾論語集註以庾為十六斗蓋本昭二十六年左  
傳註言之則缶亦十六斗

疑義疏引易曰尊酒簋用缶易坎卦六四爻辭案  
六四尊酒簋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鄭云六四上  
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  
尊為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

廷華按註引易蓋以為缶之証是也疏以互體及玄  
酒言大誤蓋坎之二三四互體固為震而疏則曰互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體在震上則是震之上又有一互者且與尊酒亦不  
相涉也至易明言酒言尊言缶則三酒也玄酒又何  
必用缶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訂義註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  
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是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

法也

集說補正曰周法上以九為節天子以十二為節

有以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  
大夫士櫛禁此以下為貴也

訂義註廢猶去也於斯禁也謂之於者無足有似於

於或曰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於禁如今方按隨

長局足高三寸疏於斯禁此文謂之於禁也於長四尺廣二

尺四寸深五寸無足亦中畫青雲氣菱苔華為飾禁

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雲氣

菱苔華為飾刻其足為纂惟之形也云謂之於者無

足有似於於或曰名云耳者既夕禮云設於於東堂

下註云於今之舉也又註特牲云於之制如今大木

舉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舉

之於因名此斯禁云於耳云大夫用斯禁者案王藻

云大夫側專用於則斯禁也案鄉飲酒而壺斯禁是

大夫用斯禁也王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

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謂之禁者鄭註士冠禮云名

名之禁者因為酒戒也案特牲是士禮而云於禁在

東序士亦言於者鄭註云於禁者祭尚厭飲故得與

大夫同也云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者案皇

氏云以為於一頭足一頭無足未知有何憑據且高

下不等何以承 疏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

尊其義非也 方之天初則燔柴於大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

正祭此周法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廢去其禁司

尊彝鬱鬯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

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是天子

諸侯廢禁大夫士於禁者謂大夫用於士用禁

疑義疏案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

夫也崇詳鄉射禮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昭文張金五宮定續經解

禮器

論經堂

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訂義註此祭冕服朱綠似夏殷禮也

其說補正曰藻必五乘朱綠舉

其華者言之與雜帶君朱綠同不必是前代法

周禮天子五乘藻疏人君因

天之文章以表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

下文稍少也

疑義疏周禮上衮衮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絺大夫

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

禮也但夏殷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衮者舉多文

為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崔云然也諸侯九上大

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者言夏殷也周家疏教隨命教

昭文張金五言定續經解

此以文為貴也者是其稱也

廷華按註以朱綠似夏殷禮疑辭耳疏舉黼黻及日

月等一以夏殷言之則武斷矣至所謂夏殷有日月

星辰者即春官司服註所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

而冕服九章其說最謬說詳司服不足據以為辭要之此

皆傳記之悞曲為之說則舛矣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又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

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禹禘杓此以素為貴也

卧反越音活犧如字

訂義註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明堂位曰大路殷

路也。桴木白理也。疏行殺也長三尺下頭方而殺其

推上之頭又為方疏至敬無文至敬謂敬之至極謂

祭大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無容者謂父之族黨

是親質素故事之無折旋揖讓之容大圭不琢者大

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尚質之義但桴上終葵首而

無琢桓蒲之文也太羹不和者大羹肉汁也不和無

鹽梅也大古初燮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

人祭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羹不和大路素而

越席者大路殿家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本質

素故素車蒲席也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為犧牛之形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用以為尊祭天既用陶匏蓋以瓦為尊或可用犧為

尊是夏殷禮也用陶也皇氏以為犧尊即周禮犧象

也而祭天用陶匏者謂盛牲牢及酌酒器其義非也

具在特性疏疏布禹者疏麤也禹覆也謂郊天時以

麤布為巾以覆尊也故器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器八

尊註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桴杓者桴白理

木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而鄭註周禮亦云祭天

爵不用玉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

稱也殺所戒反

禮器 器

訂義註省察也。不同言義也。疏禮不可不省。記者引孔子語證上諸事也。省察也。禮既諸事所趣不同。不可不察。不察則禮道無由知也。禮不同也者。此是可省之事也。不同謂或高下大小文素之異也。不豐者應少不可多。是不豐也。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是不殺也。此之謂也。蓋言稱也者。此之謂上諸事也。上事各異。蓋是各言具有稱也。此經總說在人稱之事故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誦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祭也。

昭文張金吾高定續經解

訂義註。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謂猶普也。徧也。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疏此一節以上言稱作記之身。因廣明稱之事。禮之以多為貴者。此說禮之所以須多為貴之義。以其外心者也。謂其用心於外也。用心於外。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也。王者居四海之上。宜為四海所畏服。故禮須自多。厚顯德於外。於外亦以接物也。故云以其外心者也。隱義云。萬物在人外。非已所有。故以多為貴也。德發揚。誦萬物者。此以下解心在外義也。言王者撫有四海。宜發揚其德。普徧萬物也。大理物博者。言王者大領理萬物之

事廣博如此則得不以為貴乎者結上也既有德發於外徧萬物理事備如此則豈得不貴多乎故貴之也故君子樂其發也者君子則天子也既須外接故所行事樂得其禮迹發見於外也一云君子謂民下識禮道者也庚云王功被於物君子樂其外見者也

也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天下

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孝慎

其獨也稱尺證反

訂義註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致密也萬物皆天

昭文張金五言寫定續經解

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少其牲物致誠懇疏此一節

亦覆說禮之以少為貴之意以其內心者也內心謂

用心於內也用心於內謂行禮不使外迹章著也德

產之致也精微者此以下解心在內義也德天地之

地之德也產生也言天地之德生萬物深密唯精唯

微無所遺忘者也盧云天地之德所生至精至微也

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觀猶覽視也言視天

下萬物皆是天地所生若持彼所生以報於彼終非

報義故云無可以稱其德者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為

貴乎者既無物可稱則宜少外多內也是其外迹豈

得不貴乎王云欲徧取萬物以祭天終不能稱其德報其功故以特犢貴誠慤之義也是故君子慎其獨也者獨少也既外迹應少故君子用少而極敬慎也前云故此云是故者慎之情深故加是也廷華按此第言多少者蓋以多少繫其餘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訂義疏此一節覆說聖人制禮或內或外或少或多然後為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者解內心也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慎而其理為尊也外之為樂者

昭文張金五宮高定德續經解

解外心接物須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也隱義云樂多其外見者謂衣服萬物悉外見物也已有功德故得使有此物以光輝祀先人為樂也少之為貴者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為貴也多之為美者極禮迹於表故以外多為美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者合結多少乃異而以有稱為禮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

或作正

士大牢而祭謂之犧

訂義註君子謂大夫以上攘盜竊也疏此一節說禮即須稱中則得禮借則盜竊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

者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卒哭祔用大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也匹士大牢而祭謂之壞者壞盜也士常祭時厥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盜竊用君子之禮也不直言士而言匹士者庾云士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也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偶陰陽相成之義也故論語云匹夫匹婦檢於禮本時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大牢故此云大夫大牢謂之禮正也若大夫諸侯自常祭少牢加一等乃大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所用此義

昭文張金五宮寫定續經解

然盧王禮本並作匹字矣今定本及諸本並作正字熊氏依此本而為正字恐悞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

訂義註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栢謂之節梁上極謂之稅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棧諸侯斷而襲之

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

疏鏤簋謂刻鏤故知刻而飾之云大

夫刻為龜耳者案少牢敦皆南首鄭註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器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也龜蓋聲相近故知刻為龜也云諸侯飾以象者案燕禮有象觚故知飾以象也云天子飾以玉

禮器

語經堂



者案周禮九嬪云贊玉璽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云朱絃天子冕之絃也諸侯青組絃皆祭義文也云大夫士當緇組絃纁纁者案士冠禮緇組絃纁纁是也天子諸侯用純大夫當雜故宜與士同也云栢謂之節梁上楹謂之稅者釋宮云其梁上楹謂之稅孫炎云梁上珠儒柱為藻文也謂之節李巡本節作葉謂樽楹即今之栢木也以樽楹與栢異物其說非也云宮室之節士首本大夫達棧諸侯斷而鷲之天子加燕石也者此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云大夫斷之士斷本與此異案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棧謂斷為四棧以達而端士首本者去斷去木之首本全細與尾頭相應晉語乃含文嘉并穀梁傳雖其大小異大意畧同也此管仲所僭者天子之禮知者明堂位云山節藻稅天子之疏此一節明奢而失禮之事管仲鏤簋廟飾故也

昭文張金五言定續經解

朱絃冕之飾用組為之以其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為纓此鏤簋朱絃是天子之飾而管仲僭

濫為之也山節者山節謂刻柱頭為斗拱形如山也

藻稅者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

管仲僭為之也鄭註明堂云山節刻樽楹為山也藻

節畫珠儒柱為藻文也君子以為濫矣者君子識禮

者也謂管仲行此事是為僭濫也

廷華按此奢而不稱之事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廟君子以為

隘矣澣又作澣

訂義註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

體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

新疏與無田者同謂與無田之士同不疏此一節論

儉而不中禮非稱之事豚肩不揜豆者平仲用豚豚

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

肩在俎今但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

豆也澣衣濯冠以朝者大夫湏解華之美晏氏澣衣

濯冠以朝君是不華也君子以為隘矣者識禮君子

評其大儉褊狹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訂義註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昭文張金五宮寫定續經解

訂義註我我知禮者也克勝也疏知非孔子自我者

自言祭祀受福之事故疏此一節論孔子述知禮之

人自稱戰克祭受福之事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者又

引郊特牲語結稱也我謂知禮者克勝也言知禮之

人戰必勝祭必受福蓋得其道矣者解所以戰勝而

祭受福也戰勝祭受福是所為得道不多不少隨而

稱當也祗為二大夫之不稱也然此無戰事祗應云

祭受福而此連言戰者彼為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

且彼曰祭之田獵而教戰選兵故祭有戰事案此亦

存陳氏集說曰記者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曰天子所

禮記

以能此二者以得其行之之道也案此不知註疏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

大薦不美多品

訂義註祈求也祭祀不為祈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

由已耳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快也齊人

所善曰麾葆大謂器幣也葆之言獲也嘉事之祭致

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以禮之

義有以小少為貴也疏案鄭志答趙商問祭祀不祈

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鄭答云祭祀常禮

以序孝敬之心當身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為言之主

昭文張金五寫定續經解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

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

祀內盡已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案桓三年齊侯使

仲年來聘致夫人於時公取文姜三月廟見故仲年

來致夫人於時無祭而云嘉事之祭者當致夫人之

時必告廟也故曾子問御大夫取妻三月有廟見之

疏此一節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祭祀

不祈者凡祭祀之禮本為感踐霜露思親宜設祭以

存親耳非謂就親祈福報也不麾蚤者蚤謂先時也

孝子感霜露應心而思親思親而宜祭不以霜露未

至而先時早設為快也不樂葆大者葆崇高之稱也

禮器

禮經

也人年二十成人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掃地而祭彌並是有為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鹵粟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所宜不必湏並及肥大也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為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多也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奧大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註與當為巽或作靈訂義註文仲魯公子彊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人之為也禮尸卒食而祭饔饗饗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

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疏文仲魯公子彊之曾孫

生僖伯彊彊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是公子彊曾孫也云莊文之間為大夫者案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釋於齊文二年縱逆祀是莊文之間為大夫云於時為賢者義二十四年左傳云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於後世死猶不朽是於時為賢也始逆祀者案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與莊公當同南而後祖也何休云近取法春秋惠公上聞僖為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故云先禘後祖此公羊之義也案外傳云躋僖公弗綦云明為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昭公七世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昭公

禮記

論語

昭文張金五官定續經解  
周公為昭穆相逆故定八年順祀先公昭穆公為昭穆自比  
以昭穆相逆故定八年順祀先公昭穆公為昭穆自比  
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何休義與公羊  
君謹案同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  
公主於閔公主上順為小惡也如鄭此意正以僖  
在閔上謂之為昭非昭穆也云與當為燹字之誤也  
下文云之婦之祭盛於筮尊於瓶故知非與也與者  
夏祀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故中雷禮祭竈先  
薦於與者有主有尸用時牲迎尸以下略如祭宗廟  
之禮是具事火也燹者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  
老婦盛於筮尊於瓶是其事小也云或作竈者諸禮  
記本有作竈字故云或也云禮尸卒食而祭饗饗  
饗也者時牲記註舊說云宗婦祭饗饗者祭饗饗  
用黍肉而已無筮豆俎云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燹柴  
者依尸卒食而祭饗饗饗當時失禮以此為祭火  
神逆乃燹柴故文云燹柴於與明失禮也皇氏云弗  
燹既以逆祀為是又以燹柴祭饗為是云祭火神乃  
燹柴者熊氏云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  
次故祭火神乃燹柴柴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燹

柴益瓶之事古周禮說顛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  
以為竈神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官  
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  
就竈理一何陋也祝融乃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  
祭火神於竈理於禮乘也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  
之神祀於郊與者止是竈之神常祀在是以老婦配  
之有俎及筮豆設於竈墜又延尸入與饗者宗廟祭  
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饗竈此祝融并與及饗  
三者所以疏此以下引仲尼證不得所宜之人也文  
仲魯大夫也事莊閔僖文四君時人眾尊為知禮故  
孔子證其不知禮之事以譏時人也夏父弗綦逆祀  
而弗止也者此非禮之一事也魯閔公僖公俱是莊  
公之子閔適而少僖廢而長莊公死而立閔為君僖  
時為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為君僖死僖公子文公

禮器  
論經堂

立又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是時夏父弗綦為宗伯典禮倭文公云吾見新鬼大舊鬼小使列昭穆以閉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為逆亂昭穆時減文仲為卿大夫元有此逆祀之事而不諫使止故云安知禮也燔柴於奧者此又非禮之事爨以爨煮為義也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而夏父弗綦為禮官謂爨神是火神而遂燔柴祭之此是失禮而文仲又不能諫止之又為不知禮也夫奧者老婦之祭也者既祭燔柴於爨又明祭爨不可以燔柴之義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

昭文張金吾為定續經解

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也陳氏集說曰此亦言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

廷華按燔柴皆以夏父弗綦之事若然則燔柴句當在而弗止也之上今在下則又似文仲之事但無攸姑並存之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脩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亦不由戶者

當丁浪反

訂義註體若人身體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教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三百

三下皆由誠也疏此一節論曰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  
下席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禮猶體也者猶若  
人身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釋體也人身體  
髮膚骨筋脈備足乃謂成人若片許不備便不為  
成人也設之不當猶不備也者合譬也禮既猶如人  
之有體體雖不備但設之不當則不成人則設禮不  
當亦不成禮猶人體之不當也所以已祭天地復祭  
山川社稷已事生人復祭宗廟是備祭之義也禮有  
大者謂大及多為貴也有小者謂小及少為貴也有  
顯者謂高及文為貴也有微者謂素及下為貴也大

昭文張全五言定禮經解

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  
者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行禮皆須至成故  
曰一也室猶禮也戶猶誠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  
而誠若

訂義註致敬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美而文謂以多  
大高文為貴也陳氏集說曰若語辭樂註以若為順  
不若陳說之當

之刪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  
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

致也致也有順而據也殺去聲漸音

訂義注直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殺謂若父在為母

期也等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討猶

去也謂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

為節也漸之言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若祭者貴賤

皆有所得不使虛也進謂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

禮文謂若天子之服日月以至黼黻不致謂若諸侯

自山龍以下據謂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疏有

行也者君子之於禮一事也直而行謂親始死孝子

哀戚哭踊無節直注已天性而行也有曲而殺也者

二事也曲殺謂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期是曲殺也

有經而穿也者三事也經常也常而等謂上自天子

下至庶人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皆賤同焉也

有順而討也者四事也順猶順序謂天子至尊每十

二為節自此以下轉相降差公九侯伯七子男五是

順序而稍去之也有芟而播也者五事也播布也謂

君祭而羣臣助祭得俎而下至胞羸一切悉有祈得

是芟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有推而進也者六事

也謂二王之後已喪天位而天子必推而進之使用

星辰於衣服是法天以有為文有放而不得極也者八事

也致極也謂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者八事

經廣明豈意不同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曰

訂義註一俱趨也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黑尚青言所

尚雖異禮則因耳孔子曰殷曰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昭文張金吾寫定續經解

禮記卷三

三

禮記卷三

三

禮記卷三



也。同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欲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疏俱趙誠也者，文承上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一謂致誠，故知此誠一亦不誠也。云青尚黑者，是以十一月為正，子時草之萌，牙變白而青也。夏正尚黑，故知青謂黑也。云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之者，案史記秦二世名胡亥，於時丞相趙高欲殺二世，未知人從已否，乃指鹿為馬，人畏趙高，皆稱鹿為馬，是其事也。其以青為黑，以黑為黃，鹿為馬之類也。鄭去胡亥既近，相傳知之。疏此一節廣明三代損益不同。

三代之禮一也者，謂三代所行之禮雖各別，一皆趨於至誠，故云一也。民共由之者，非唯君行禮用誠如一，民亦共用誠如一也。或素者，前明三代雖異而俱用誠，是同此述其迹異也。或素尚白者，尚白殷世之禮也。或青者，尚黑夏世之禮也。然夏先殷後，今先云或素者，記是周時，今欲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夏造者，往來之禮雖同而先從夏始，故云夏造也。殷因者，因於夏禮而用之，故云殷因也。

昭文張金吾寫定禮經解

因昔自外更野而用之與云類同也  
夏更改封來之野類同而夫於夏改封之夏更也  
夏更者謂是國初命為夏國也類同於夏野也  
夏更者謂是國初命為夏國也類同於夏野也  
夏更者謂是國初命為夏國也類同於夏野也  
夏更者謂是國初命為夏國也類同於夏野也  
夏更者謂是國初命為夏國也類同於夏野也  
夏更者謂是國初命為夏國也類同於夏野也  
夏更者謂是國初命為夏國也類同於夏野也  
夏更者謂是國初命為夏國也類同於夏野也

昭文彙金五言定續經解

